

京剧武生泰斗尚和玉

□文/王一托

尚和玉(1872—1957),早年著名京剧演员,工武生。直隶宝坻大套村人。原名尚壁,字和玉,外号尚老道,中年后官称尚老将。

尚和玉幼年家境十分贫寒,七周岁被戏班招走,尚毕业后,仍年幼(十五岁),难于独立谋生,班主王九龄又把他留科两年。尔后,他便开始了唱“野台子戏”的生活,历尽了艰辛,二十来岁就得了“活赵云”的称号。可是这个雄心勃勃的青年,却不被这小小的满足所局限,毅然只身来到北京见大世面。

北京是戏剧精华荟萃之地,四大徽班连袂进京与地方剧种融合、吸收,已形成一个新剧种——京剧,受到庶民与宫廷的普遍欢迎,演员更是名家辈出。所谓“同光十三绝”正名噪京都,著名武生就有三大流派鼎立剧坛,即俞派,俞菊笙,是长靠武生或靠背武生,多扮演统兵大将,马上将军,俗称大武生。蹬厚底靴,扎靠,风格威严雄猛;李派,即李春来,是短打武生,又称薄底武生,常扮绿林豪客,草莽英雄,动作利落,跟头好。后起的盖叫天即属此派;黄派,即黄月山,特点是武戏文唱,嗓音好。

尚和玉到了北京初进“玉成班”时,应的是一般武行,“戏份儿”每天一吊二百钱。有一天,尚和玉扮好戏在后台衣箱上坐着,准备出场。这时“玉成班”班主田际云(艺名响九霄)来了,尚和玉打完招呼,就向田老板提出“涨戏份儿”的要求。

田老板听完,语带讽刺地微笑着说:“涨戏份儿没问题,可是光打上、下手,扮个‘英雄’不行,你要能唱一出《收胜关》,我给你涨十二吊”。

《收胜关》是武花脸应工的重头戏,尚和玉的武功虽然不错,可是还没有演过这种硬戏呀!他一时语塞,无言以对,这不是“栽”了吗!一气之下,第二天就辞班不干了。去跑“帘外”,台下苦练勤学,台上争取多演。“三九”严寒,他光着上身,在冰上打“飞脚”,练“剁泥儿”。中伏酷热,他穿着“胖袄”翻跟头,几经寒暑,终于练出了一身硬功夫。“帘外”跑了三年,重进北京城,进京第一件事,先是拜访田老板。田老板首先提出“你还回‘玉成班’吧!”

“那得应我一个要求,头天打炮戏,你得让我唱一出《收胜关》”。

“好啊!”田老板答应了他。

尚和玉二进“玉成班”,第一天“打炮戏”演出了《收胜关》。其中有“关胜被擒”一场,尚和玉身扎“大靠”足蹬“厚底儿”,从三张高的桌子上,一个“云裹翻”轻轻地落在舞台上。当时,台下的观众可“炸窝”啦,台帘内的田老板两眼直愣愣地盯着他,见状也失声地叫出“好”来。后经田老板介绍,尚和

玉拜俞菊笙为师。

入俞门后,多得张玉贵(俞之内弟)、张虎山(俞之姐夫)二位老师的细心栽培。他不负师门之望,苦心学习,艺事大进,果然成为俞派传人。后来与杨小楼各自光大俞派艺术,并发展成杨派与尚派。尚的风格酷似俞派,他所演出的剧目也都是俞的拿手戏,如《艳阳楼》、《四平山》、《铁笼山》、《挑滑车》等。他自排的剧目有《窃兵符》、《宁国府》等,还经常出现在颐和园的舞台上。

1926年尚和玉应梅兰芳之邀,参加了梅剧团,与梅合作十年,从此尚定居北京,多演压轴戏,独挑大梁。与梅同台的剧目有《长坂坡》和《金山寺》等,在梅新排的《凤还巢》、《太真外传》中,尚也担任角色,虽年已花甲,武功不衰。

尚和玉的武功深厚,以武技稳准扎实见长,他本人的艺术风格可以概括为:威猛扎实,朴厚雄伟。他擅长武生勾脸戏,长靠胜似短打,武净戏胜于武生戏。

他饰演《晋阳宫》中的李元霸,其锤法有绝活儿,剧界公认是他的独到之处。他精湛的技艺曾得师弟(后称国剧宗师)杨小楼的推崇,杨发誓终生不演李元霸的戏,这显然是自愧弗如,人所难及。王庾生在《京剧生行流派》中称尚为“铜壳铁铸的尚派武功”。尚强调“武”要紧紧结合剧情体现人物,做到合情合理,不弄噱头。反对那种不顾剧情的大卖艺,哗众取宠,强加于人。因此,他为表达李元霸这个人物,锤是特制的,很重,舞起来大有风雷之势,每演必报以满堂喝彩。

尚和玉非常热心公益事业,经常参加赈灾义务戏的演出。1951年为抗美援朝捐献“鲁迅”号飞机义演,更是当仁不让。他以八十岁高龄,选择了40年来没演的拿手戏《晋阳宫》,坚持演完其中“舞锤”一场,他扎着“大靠”,手中的双锤上下翻飞,锤顶锤,把顶把,直扔,侧扔,前接,后背接,轻松自如,纵跳腾越,稳准利落。偌大年纪,台上威仪英武,精神饱满,一丝不苟,使人折服。这一系列高难动作,由始至终掌声未断,场场如此。然而,这却是他从事七十二年之久的舞台生活中的最后一次登台演出,也是一个光辉的结束。尚和玉于1957年故于北京,连同他的两把大锤,葬于南园,享年86岁。其人虽歿,但他创立的精湛的尚派艺术以及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气节,至今为人所称颂。

王一托:黑龙江省京剧院

北方音乐

Northern Music

